



朱熹文化价值理念的本体论（全相佑）

(2007-6-18 17:39:10)

作者：全相佑（韩国新罗大学哲学系）

气质和本然之性。朱子把这种本然之性和气质的结合形态称之为气质之性。如果没有这种气质，则本然之性不能具有依着处，而陷于一种任何区分不存在的混沌状态。在朱子哲学中，气质之性这概念就是朱子哲学的关键概念，朱子经常把气质之性表现‘道之骨子’，‘道体’的用语，朱子通过这些概念说明具体万物中的共同之性，然后通过具体事物的公共之性而把握其宇宙本体。朱子说：

“道是道理，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。器是形迹，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。有道须有器，有器须有道”

“问：形而上下，如何以形焉。曰：此言最的当。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，便是物与理相间断”

朱子认为道就是宇宙万物的理一，器就是事事物物的差别，具体的事物都具有道和器，而把道器结合于具体的事物之中，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下，朱熹反对把道看作是无形，而把器看作是有形，而认为这种区分就容易使人认识道和器相断绝。在万物之中，道必须有器，器也必须有道，道和器互相不能分离的。朱熹说：

“若论本源，既有理而后有气，故理不可以偏全论。若论禀赋，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，故有是气则有是理，无是气则无是理，是气多则是理多，是气少则是理少，又岂不可以偏全论邪？”

这就是说，从本源来看，理先气后，本然之性没有任何的偏差。但是从禀受来说，必须先有气，理在能依着气质而存在，而构成万物之间相异的本性。因此，可以说气先理后。从某种角度上，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比喻是朱子所说的“气强理弱”（朱子语录卷4）。从这里，本然之性受到气质的差别性，而表现多样的形态。他说：

“马则为马之性，又不做牛之性；牛则为牛之性，牛不做马之性。物物各有个理”

朱熹认为分理也各自固定，不可移易。天尽天之作用，地尽地之作用，君尽君之本分，臣尽臣之本分。朱熹认为万物虽然从流行禀受本性，而处于各自的位置，但是其具体的事物中有宇宙共同性。但是其共性也不能离开阴阳之气而存在，因此，具体的事物也具有生气。朱子说：

“所以程子云，性不论气，不备，论气不论性，不明，而某于太极解亦云：所谓太极者，不离乎阴阳而为言。”

“天下事物有生气则五者自然完具，无生气则五者一不存焉，只是说及本然之性。”

朱子认为性和气结合，而为万物，万物实质上就是太极之理和阴阳之气的结合。万物也依据太极阴阳的生成构造产生运动变化，即，万物也具有生气（动之气），而发现五行。朱子实质上通过具体事物中的太极之理和阴阳之气，而强调万物能实现其本性的根据，朱熹说：

“天地之间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草木人物禽兽。此皆形而下之器也，然这形以下之器之中，便各自有个道理，此便是形以上之道”

朱子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就是形以下之器，但是从具体的事物中具有各自的道理，这就是形而上学。朱子在这里所说

的形而上之道就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性，但是事物实现其理一的时候，各受到气质的影响，而表现为各自的特殊功能。朱子说：

“万物皆有此理，理皆同出一原，但所居之位不同，则其理之用不一，如为君须仁，为臣须敬，为子须孝，为父须慈。物物各具此理，物物各异其用，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” “然一体该摄万有，而万殊归乎一源，循其本而观之，则固一矣。即其用而验之，则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间，斯所谓一以贯者也

朱熹认为虽然宇宙万物都是从宇宙本源生成，而具有天地之理，但是具体的形态和特征有不同的，像君必须仁臣，臣也必须恭敬君主，子女必须孝顺父母，父母必须慈爱子女那样，具体的事物都具有在宇宙整体中的固有功能。同时也具有同样的理，但是在作用上有各自的不同，理一统摄宇宙万物，宇宙万物的根源也在于一源，其理一贯通于具体的事物之间，即，在具体的作用中显示。从宇宙本源来说，宇宙万物是从宇宙本体生成的，但是从具体作用来看，一理就实现于具体的事物之中。朱熹说：

“天覆地载，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，四时日月，错行代明而不相悖，所以不害不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，所以并育并行者，大德之敦化，小德者全体之分，大德者万殊之本”

“小德川流是说小细底，大德敦化是那大底。大底包小底，小底包大底。”

万物生成于天地之间，而互相不害，四时日月，循环反复，春夏秋冬在变化中到达自然秩序，春夏秋冬在互相之间不排斥，春夏秋冬各自尽自己的功能，而到达全体的和谐。朱熹把各部分变化看作是‘小德’，而把变化全体的和谐看作是‘大德’，认为‘小德’就是全体的部分，‘大德’就是万殊之根源。全体包含着部分，部分也包含着全体。朱熹认为万物也虽然从流行禀受本性，处于各自的位置，而能实现共同性。朱熹说：“如一所屋，只是一道理，有厅，有堂；如草木，只是一个道理，有桃，有李；如这众人，只是一个道理，有张三，有李四，李四不可为张三，张三不可为理四。如阴阳，〈西铭〉言理一分殊，亦是如此。”（朱子语类•卷6）朱熹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，在家里，存在居室和堂的差别，居室和堂各各具有全体中的自己功能。从草木来说，桃和李的差别，在人来说，张三和李四具有不同的差别。各个体在宇宙全体里尽各自的职责和功能。这就是全体的部分。张三一方面尽自己的使命而实现自己本性，这同时也是为了李四。张四也一方面尽自己的任务，这就是分殊之本。全体和谐必须以个体的差别性为前提。在宇宙全体里，象阴阳两者不能独立而存在，而互相感应的法则那样，各个体不能独立存在，只有通过和他者的共生，以确保全体中的相对的功能。宇宙万物不过是在宇宙大家庭里的一个个体，承认自己的有限性，而参与宇宙全体的活动。既然个体都只有相对的合理性，任河存在者都不能处于绝对的权威而排斥其它存在。我的存在意义是必须接受你的长处而完成的，我也可以拿我的长处补充你的弱点而使你自我完成。只有这样，两个人才能达到和谐，而参与宇宙的和谐。各个体在自己的具体的条件之下发挥自己的职能，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。全体和谐必须以个体的差别性为前提，个体的差别性也以全体的和谐为根据。

三、朱熹文化价值理念的心性本体论

现象世界的事事物物赋与天命的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，作为宇宙万物的构成部分，人也是从天理流行而发生的个体。但是人也具有太极，而能进行生成活动。朱子说：

“天高地下，人立乎中，天之道不出乎阴阳，地之道不出乎柔刚，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，...夫人以藐然之身，位乎天地之间，至微也，而能与天地併立而为三者，以其有仁义之性，而与夫阴阳之气，刚柔之体，同出乎天地之一原而无间也”

人虽然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构成部分，但是能与天地，而参与宇宙万物的和谐，因为人具有仁义之性。天就是由阴和阳之气而循环反复，地也具有刚柔的对立的骨子，人也也由于仁和义进行循环反复运动，不能离开仁义之性理解人。天道按照自身固有的阴阳规律运动变化着，是一个客观自存的系统。地道由于长时期的地质演变，而“下者变而为高，柔者变而为刚”。（语类94）。自然世界明显是象老子所说那样“天地不仁”无心而冷静的自然规律。人和天地自然之道有不同，朱熹说：“人之所以得名，以其人也。言人而不言仁，则不见理之所寓。言人而不言仁，则仁不过是一块血

肉耳。(朱子语类卷61)，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在于仁义之道，如果放弃仁义之道，则不能说仁”。在作用上，虽然天地人有不同的，但是天地人都根于太极。从本源来说，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性，天地人就是太极的差别性，因此，天地人既有共同的，也有不同的，尽个自的本分，而达到天地之和諧。朱熹进一步说明仁义，而说：

“熹尝谓天命之性，流行发用，见于日用之间，无一息之不然，无一物之不体，其大端全体即所谓仁；而于其间事事物物，莫不各有自然之分，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，毫厘之间不可差缪，即所谓义，立人之道，不过二者，而二者初未尝相离也。”

朱熹在人性里把仁说明天地之流行发用，因此，仁就是共同性，而把义说明是事事物物的自然之分，义就是差别性。因此，朱熹认为人性也一面具有共同性的侧面，另一面也具有差别性的侧面，仁就是从仁体要恢复流行实理，义也就是仁的流行在实行处具有差别的。朱熹认为人性不能单就仁而言，不能单就义而说，把仁义合而称之为“人之道”。既然仁与义乃是人之道，则二者都是内在于人心之中。朱熹说：“仁但主爱，若其等差，乃义之事。仁义虽不相离，然其用则各有主而不可乱”朱熹认为仁是自然的活动体，对人来说，是道德情感的活动体，体现于平等的“泛爱万物”，要追求无差别的爱。义则是由血缘情感表现出来的差别爱。朱熹说：

“事他人之亲如己之亲，则是两个一样重了，如一木有两根也”

朱子认为，如果把他人之父母和自己父母看作有一样之爱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木有两根。这种有差别性的恻隐之心并不是外在强加的，而是人性的自然的发露。如果把爱他人的父母等同于爱自己的父母，这就是没有本根，相反，如果恻隐之情就是限于亲亲，则不能扩大到宇宙万物，而陷于利己主义说。因此，恻隐之心自体具有普遍爱一面，也具有差别爱的一面。朱子说：

“归山语绿，西铭理一分殊，知其理一，所以为仁，所以为义。仁只是流出来底，便是仁，各自成一个物事便是义。仁只是那流行处，义是合当处。仁只是发出来底，乃至发出来有截然不同乱处，便是义。且如爱其爱，爱兄弟，爱亲戚，爱乡里，爱宗族，推而大之。以至于天下国家，只是一个爱流出来，而爱之中便有许多差等

杨时曾经把《西铭》的意味说明是理一分殊，理一属于仁，分殊属于义。朱子依据杨时理一分殊的思想说明，仁就是天理流行出来，但是天理流行不能混乱，自然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